

散文精选

遇见荆州

□ 徐广

月光凝视着在天空夭折的巨鸟,舷窗外翻涌着云海,连带着我们每一个人,一点一点从温暖的黄昏中剥离。下机时,黑夜沉默得不像话。望向夜空,昏昏沉沉的云朵打散了点点星光,第一次身在荆州古城,遥想千百年前的古人应是与我一,也会在某个时刻仰望苍穹。

走出机场,一辆出租车在我们面前迅疾踩下刹车。司机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,脸上爬满时间雕刻出的纹路。“去看古城墙?”他问,声音沙哑得像旧砂纸。“还没怎么想好,先去酒店。”“来这儿的人,都是来看城墙的。”他笑了笑,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,“可墙有什么好看?就是些被时间磨过的石头罢了。”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规律地摆动,将窗外的风景切割成模糊的片段。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,在另一座古城西安的另一辆出租车里,听另一个司机讲着类似的玩笑话。人就是这样,总在记忆中埋下些虚无缥缈的种子,又在不知何时猛然发芽,像是时间打了个盹,醒来时混淆了梦境与现实。

酒店枕头上的凹陷,像被猛踏的碎冰般支离破碎。我静静地躺着,听着远处隐约的车流声,与这座古城一同缓慢地呼吸。翌日,明亮的朝阳穿过了单薄



生活随笔

遇见三位『王大爷』

□ 陈白云

说来也巧,我读初中时,传达室有一位王大爷。我读师范时,传达室也有一位王大爷。到我参加工作,守门房的人中,还有个王大爷。

三年初中,除了教室和图书馆,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校门口传达室。那里总弥漫着油墨香。王大爷时常端坐于一张小桌前翻阅报纸,像一尊布满铜绿的旧钟,忠实地守着那扇铁门。第一次打交道,是因为有一天我忘了带语文课本,来到传达室给父亲打电话,急得像骑行的自行车断了链条。王大爷让我别急,转身进了贮藏室。他找到一本旧语文书,拍着我肩膀说:“先拿去用。”

随着交集增多,我和王大爷成了朋友。雨天借伞,夏天灌凉白开,冬天一边烤火一边听他讲故事。他说认得全校大半学生的脸,总觉得我的脸最有书卷气。

读初三的一个傍晚,我一模考砸,不敢回家。独自坐在教室,愁眉不展。王大爷巡校时发现了。他带我来到传达室,给我一块饼干。了解情况后,他微笑着望着远处,对我说:“你看那里。”顺着他的手指望去,墙角那丛野蔷薇,攀着铁丝网,开得满满当当,夕阳打在花瓣上,每片都成了透明的薄叶子。王大爷说:“这花从不挑地儿,狂风躲不过,暴雨躲不过,烈日也躲不过,却年年开得艳,什么是生命的顽强?这就是。人要多学学这花,不怕失败,这次没考好,气不馁,下次再努力。”我顿时豁然开朗,一路小跑回家。

我和师范学校的王大爷关系也不错。学校有个很大的图书馆,我每天中午雷打不动去读一小时书。有一段时间,图书馆维修,我向负责学校图书室的赵老师申请,希望继续借书读。她不仅同意,还夸我是真正的读书人,不是装样子。她从图书馆里找到我需要的书后,用报纸包好,放在传达室王大爷那里。第二天早上,我去教室,路过传达室,王大爷会喊我进屋,把书交给我。我看完之后,用报纸再把书包好,并把想看的书目写在一张纸条上,夹在书中,一并交给王大爷。赵老师再取书、找书,依旧用报纸包好,放到传达室王大爷那里。

以此循环,读书、放书、找书、包书、拿书,王大爷成了我与图书馆的中转站。后来每每拿到心仪的书,我总会带些东西放在门房窗台上。有时是两个橘子,有时是几颗糖果。东西放下,我并不说谢,只隔着窗户朝他笑道:“王大爷,给您尝尝!”他便扶一扶老花镜,缓缓抬起头,露出满脸皱纹,“这孩子,又乱花钱!”

记得一个冬夜,我去拿书。远远看见门房亮着,王大爷正用旧台历的硬纸板,为我借的《小窗幽记》包书皮。灯光将他佝偻的背影投在墙上,像一座沉默的山。我忽然明白,他哪里是我和图书馆的中转站,分明是书中所有故事得以流传的烽火驿站。

再拿书时,我把新买的毛线手套,轻轻戴在他手上。我知道,王大爷默默做这些闪光的事情,是出于一种本能,在他心里肯定认为微不足道,不必说出口,也不需要感谢。就像书页间的批注,在岁月里,悄悄完成了著者与读者之间最默契的回应。

我从教师岗位调到一家政府部门工作后,守门房的又是一位姓王的大爷。那些年,我负责单位宣传工作,撰写了大量的评论、调研报告和新闻作品,在各级报刊也发表了不少。多次到门房拿样报,王大爷记住了我,夸我是难得的“笔杆子”。

王大爷收废纸,在我们单位是心照不宣的秘密。每月底,他把从单位收到的废纸捆扎得棱角分明,踩那辆“除了铃不响哪都响”的三轮车运去废品站。卖得的钱,从不进自己口袋。不经意间,单位院落会悄然冒出新的绿意,有时是几株站岗的冬青,有时是爬满院墙的迎春花或凌霄花。不一而足。他从不邀功。我们问起,他摆摆手:“卖破烂的钱,给一些地方添点颜色,正好。”

直到我即将调入新的单位,收拾东西时,他敲开我办公室的门,抱来一个纸盒,“给你送一份礼物。”他解开绳子,里面是一本“书”。原来全是我以前利用午休时间所写,扔掉的自认为不成熟的文学废稿,在他的装订和润色下,获得了新生:写祖母的那一页,他在旁加了一句——祖母的白发一天天变多,似融化不完的雪;有一段写明月,他标注——乡村屋顶上的白月亮,被树枝切成无数瓣;写家风那一页,他这样描述——真正的家风,不在匾额上烫金的训诫,而在离开时顺手扶正的那把椅子……

王大爷说,他曾经是文学青年,后来因为特殊原因才不得已放弃。他说,好文字就像粮食,比如一碗小米粥,要慢慢慢熬,才有滋味,比如孙犁的文字;千万不要写含有“添加剂”的文章。

书的最后一页,有王大爷写的一段话:小陈,你总写扎根,其实真正的扎根是让你笔下的每个字都沾着最真实的泥土气,它不飘在天上,长在你的生命里,带着人的体温、精神和盼头。

那个黄昏,我抱着这本书,听懂了文学的声音——王大爷这位默默无闻的守门员,用最深沉的方式教会我,真正的文章不在纸上,在如何让那些被生活揉皱的词语,重新在大地上立起来。

一个地方、一个单位,缺少不了政绩出色的好干部,也缺少不了“王大爷”。一段段美好时光,是难忘的,三位“王大爷”,也是难忘的。

诗赋荆州

牛浪湖书院赋

□ 杨传向

大江东注,云梦灵墟。牛浪浮天,气吞九澗;楚风匝地,脉贯三吴。观厥形胜:左襟洞庭雪浪,右带巫峡雷舆。更见沧波北走,分瀛壑以溢余;涿川西来,曳兰橈而渡灵犀。白鹤山青,长护中郎之家;章庄烟紫,水涵施粥之庐。两省侨聚,剑光千年石梁印鸿儒。此实江汉所钟,坤宇独毓,岂偶然乎?

溯其文脉,峻极洪炉。城头山稻浪排空,文明破晓;洗墨池星文沉璧,忧乐凝书。三袁振铎,裂入股而扬精粹;屈宋叩壁,叩天闾以问玄枢。至若石马嘶风,犹传钟鼎;炊烟化雨,暗润闾阎。况复荆河鼓浪,遥催濯濯龙醒;橘海熔金,欲铸禹王宏图。银鳞曳月,自衍道妙;白雪翻秋,皆化琼璐。信乃江山清淑,泽为文章瑞。

若夫当代英杰,神飙御举。曾子纪章,怀卓卓而导瀾;郑公群彦,吐珠玉而映彩;湘鄂俊俦,载云霓以含章。更欣竹溪童子,执著草而推易;桐套匡胤,熔钧天而续觞。遂使书院宏开,恰应书卷之推易;降帷高启,正契良辰之赋。文脉相融,既承屈贾遗韵;乡邦振兴,更讲耕读良风。乃契山河遐远,洞泽黎元;联六邑之璀璨,贯双川之翰裾。此诚灵根不昧,代有薪传,岂虚语哉?

今仰维闾:飞檐招岳岳之气,曲榭涵瀟瀟之霞。长江横流,纳万里雪涛于豪腹;北斗垂轩,引千秋文魄入琼楼。峰初开,育全徒寻章摘句;冰襟自涤,要在舍英俦。循书香之导引,育全民雅趣;融山水之清灵,焕乡野新嘉。使耕田樵云之信,得窥璇璣之奥;涉江泛海之传,长带弦诵之奢。橘雨潇潇,键盘自泻湘累韵;石风浩浩,代码犹传博望槎。嗟乎!一脉沧浪,曾濯孤臣之足;千年牛浪,今开众妙之途。月印万川,各成水德;文归一本,同契天符。书院兴而儒风盛,墨香溢而国运亨;文脉融而乡野焕,民生安而世道舒。愿借此泓,永消尘网;更燃心炬,长照网谈。承平路蓝缕之魄,独抒抒性灵之裾。则斯院斯湖,岂荆楚之庭宇?实乃华夏灵台,与太初比庐,共江汉如如!

荆日杂谈

微光映照新时代力量

□ 钟长浩

近日休假,暂离案头忙碌与日常喧嚣,得以静下心来,静观世事、静思感悟。几则新闻里的小事,平实却有力量,让人回味无穷,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:新时代的蓬勃朝气,正藏在每一份平凡坚守、每一次执着奋进之中。

宁夏固原的学子们,三十一年如一日,坚守着纪念革命先烈的初心,这份纯粹与执着,格外动人。起初不过是一所学校的自发之举,循着岁月的足迹,慢慢延展为全县乃至全社会共同奔赴的缅怀之旅。当地党委政府、教育部门默默守护这份赤诚,当年发起活动的老校长熊宏,看着这份红色传承跨越山海、绵延至今,眼底满是欣慰。学子们一句“一本书记不尽英雄风骨”,没有华丽的辞藻,却字字恳切,道尽了对革命先辈最深厚的崇敬与追思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,红色基因从不是空洞的口号,而是刻在民族血脉里、代代相传的精神根脉。唯有薪火相继、生生不息,方能守住革命江山,筑牢我们前行的精神底色。

张雪机车的故事,让我看见平凡人心中最耀眼的光芒。从心底一个简单纯粹的机车骑行梦,到深耕修车造车领域,把一份热爱熬成一生的事业,他敢闯敢试、不畏非议、不惧前路坎坷,不仅圆了自己的人生期许,也为志同道合者搭建了追梦的平台。他常怀感恩之心,感恩贵人相助、铭记大众支持,身边人也因这份机遇与温暖,愈发坚定前行。心怀赤诚、坚守热爱、懂得感恩,这份纯粹的坚守,让平凡的人生绽放出不凡的光彩。其实我们大多都是普通人,没有惊天际遇,没有天赋异禀,却能凭着一份执着与韧劲,把心中的热爱做到极致,不放弃、不退缩,便足以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与价值。

乒乓球赛场上的拼搏身影,更让这份闲思,多了一份热血与激昂。赛场上,气氛热烈到极致,球速的呐喊声此起彼伏,响彻赛场,国乒健儿们全力以赴,奋勇争先,每一个动作都凝聚着汗水与坚守,每一次挥拍都承载着信念与力量。孙颖莎临危不乱,于逆境中顽强逆转,尽显从容与韧劲;王曼昱稳扎稳打、气势如虹,力克强敌,彰显巾帼担当;王楚钦绝地反击,以不服输的劲头改写战局,诠释青春锋芒。他们顶着体能的极限,忍着身体的疲惫,不畏困苦,不馁不弃,既打出了精湛的专业水准,更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、骨气与底气。原来,体育的力量从来不止于胜负,更是意志力量对困难的超越,是直面困难的坚韧不拔,这份精神,正是新时代中国人最坚实的底气,也是我们前行路上最珍贵的动力。

这个假期,既有静思沉淀的从容,也有触动心底的温暖。线下身边,暖心小事随处可见,邻里相助、亲友相伴,点滴温情汇聚成人间烟火;线上激励,正能量故事层出不穷,或触动家国情怀,或激励追梦前行,每一份感动,都彰显着这个时代的美好与向上的力量。

生逢盛世,自当不负韶华。借着假期的闲暇,沉淀心境、汲取力量,往后岁月,我们当传承红色基因、坚守初心本色;以平凡之躯,赴心中热爱;以拼搏之志,迎前路风雨。怀揣平和而坚定的情怀,脚踏实地、奋勇向前,在新时代新征程上,走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路,不负时代馈赠,不负韶华时光,不负每一份坚守与热爱。

揽胜荆州

心中的内荆河

□ 陆剑

“一条大河波浪宽,风吹稻花香两岸。”每当这首熟悉的旋律响起,稻花的清香便漫过记忆,我总会想起那条流淌在心底的河——内荆河。

内荆河,它穿越千年岁月,绵延不绝,滋养着四湖流域万顷良田,是江汉平原上名副其实的母亲河。内荆河并非单一河道,而是一片庞大连通的河湖水系。这里曾是古云梦泽的一隅,在长江、汉江泥沙长年淤积下,烟波浩渺的泽国逐渐演变为河湖交错的冲积平原。内荆河源自古老的夏水,《水经注》有载:“夏水出江津于江陵县东南,又东迤华容县南,又东至江夏云杜县入沔。”一脉清流,自此奔涌千年。内荆河的变迁,镌刻着人与水相依相争的历史。夏水是春秋战国时期长江向北最大的分流支流,亦是内荆河的前身。据史料记载,内荆河发源于荆门市西北部,经江陵、沙市、监利,至洪湖市新滩口汇入长江,全长358公里。河道蜿蜒绵长,串联起长湖、三湖、白露湖、洪湖、大沙湖等明珠般的湖泊,连通着数百条河渠溪沟,水网纵横,泽被千里。

从战国到1955年新滩口堵筑前的两千余年间,夏水始终是连接长湖与洪湖水系的主干。它支流众多,水源充沛,四季不涸,既利灌溉,又通舟楫,润泽四湖沃野,养育沿岸生灵,让这片土地成为鱼米之乡,在岁月中慢慢蜕变为今日的内荆河。

自古以来,内荆河水系上承长湖来水,收纳两岸

洪涝渍水,经洪湖调蓄后,由高潭口、新滩口、螺山、新堤等闸站排入东荆河与长江,是荆州北部农田的核心排水动脉。因区位独特,且由东荆河、西荆河派生而成,故而得名“内荆河”。

清中期以后,四湖地区洪涝日频繁,民国时期更是灾害频发。1954年特大洪水后,国家全面启动内荆河水系治理。1955年,内荆河截弯取直工程拉开帷幕,结合血防灭螺、航运交通、生态绿化开展综合治理。几十万荆州儿女战天斗地,披星戴月、破晓露宿,历时五个冬春,开挖出从沙市区观音墩至洪湖市新滩口、全长185公里的四湖总干渠,彻底终结了四湖流域长期内涝的历史。

此后,以内荆河为骨干的四湖水系治理不断推进:1955年至1960年开河挖渠、根治内涝;1971年至1990年兴建电力排灌泵站,提升排涝能力;2005年至今强化管护、综合治理,重点推进血防工程建设,最终形成“以排为主、灌排结合”的完备功能体系。

如今,四湖流域以长湖湖堤、洪湖围堤等堤防工程,总干渠、东干渠、西干渠等六大排水干渠,各类涵闸枢纽,18座一级泵站、700多处二级泵站,及配套田间工程,织就了防洪、排涝、灌溉、治渍的综合水利工程网,实现“挡得住、排得出、蓄得足、灌得上、降得下”的防灾减灾目标,守护着这片沃土岁岁安澜、年年丰收,让沿岸人民群众享受幸福生活。

悠悠岁月

老街口的剃头铺

□ 胡晓彤

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,老街的商铺换了一茬又一茬,唯独街口那家剃头铺,守着半旧的木门,安安静静地立了60年。

铺子里没有新潮的灯箱,没有花哨的装潢,只有一把磨出包浆的木凳。凳面早已被坐出一道浅浅的弧度,恰好贴合人的身形;一面泛着微黄的镜子,伴着一把嗡嗡作响的老式剃刀,在这方小屋里转悠了半个世纪,依旧稳当。店主老张头发早已花白,指节粗糙却格外灵活,剪刀在他指尖翻飞,每一剪都利落妥帖。

他的价目表是张褪色的白纸,红漆字迹晕开了边角,像一朵朵淡红的云,清清楚楚写着:“洗剪吹15元。”这价格,一挂就是十几年。

清晨的阳光斜斜照进铺子,最先上门的总是隔壁的白发大爷。大爷往木凳上一坐,眯起眼,语气熟稔得像说自家事:“老张,还是老样子,剃短些,清爽。”老张应一声,麻利地围上围布,剃刀贴着头皮轻轻划过,碎发簌簌落下,落在大爷肩头,也落在这间铺子历经50年的地面上。

不多时,扎着高马尾的姑娘晃着腿走进来,青春的气息撞碎了铺子里的安静。“叔,帮我修个刘海,别剪太短啦!”姑娘笑着晃了晃脑袋,老张手下便轻了几分,剪刀轻巧起落,不多时,齐整的刘海便修好了。

午后,穿校服男孩抱着书包推门进来,脸上带着几分腼腆与局促:“张爷爷,帮我剪精神点,明天要考

试,图个好兆头。”老张笑着点头,手法依旧利落,剪完后轻轻拍了拍男孩的肩膀:“好好考,准精神。”男孩对着镜子一照,咧嘴笑了。

老张话不多,却总记得每个老主顾的喜好。他皱纹里藏着老街吹过的风,把邻里的琐碎、孩童的嬉闹、老人的闲谈,都剪得整整齐齐,妥帖又温暖。

常有路过的人盯着价目表发愣,如今城里理发动辄五六十,这15元的价格,实在稀奇。一次,一位老邻居忍不住问他:“老张,你这手艺搁哪儿吃香,咋就一直不涨价?周边铺子都翻了几番了。”

老张停下手中的剪刀,摸了摸银白的剃刀,笑得温和:“涨价啥哟。国家每月给的养老金,我都不用,吃喝不愁。守着这铺子,哪里是为钱了。都是打小看着长大的老主顾,老街坊们信得过我,我就是图给大家行个方便,怎么能涨价呢。”

老街的霓虹灯换了一茬又一茬,新潮的理发店开了又关,关了又开,唯有老张的剃头铺,始终守着初心。木头板凳被坐得温润,剃刀依旧嗡嗡作响,15元的标价,成了老街最暖心的印记。

偶尔有人劝他,年纪大了,该歇下来享享清福了。老张总会轻轻摩挲着陪伴自己半生的剃刀,眼底带着不舍:“等哪天手不听使唤了,我就歇歇。”说罢,又笑着摇摇头:“可这刀啊,比我年轻,还想接着干呢。”

夕阳斜照进来,老张把剃刀擦得锃亮,轻轻放回木匣。铺子虽窄小,却装得下整条街的黄昏。